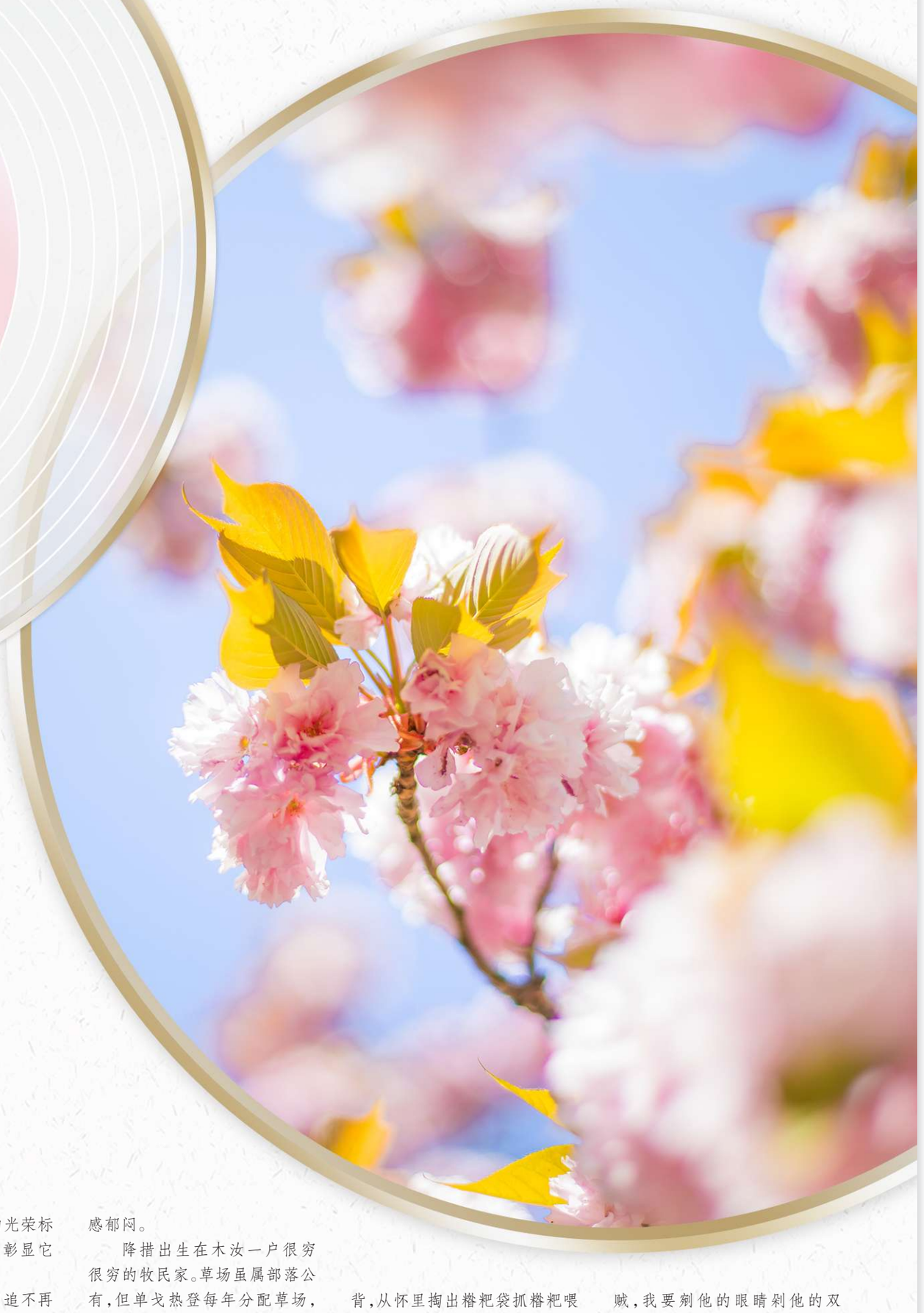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连载

女儿谷：1937

◎李左人



背枪娃子和偷牛贼

罗追和降措有些渊源。他俩从前都是木汝土百户单戈热登的属民。罗追是庄房娃，为规避差徭自愿给头人当奴仆，成为背枪娃子；降措是牛场娃，破了产成为官寨家奴，专门放马。土司头人的奴隶有两类：一类做牛做马干苦力，另一类充当随从、监工。降措属于前者，是最底层的奴隶；罗追属于后者，是主子的保镖。起初二人亲如兄弟，随着罗追受到重用成为亲信，降措日渐倒霉沦为罪人，两人不仅疏远了，还结下仇怨。

在整个鲜水河大峡谷，没有人不知道罗追的忠义和勇猛剽悍。他脍炙人口的故事是两次救主。

第一次，是打豹救单戈热登。一天，木汝寨一头奶牛被豹子咬死了，头人单戈热登带领罗追和两个随从上山猎豹。豹子白天大都潜伏在树杈上睡觉，身上的金钱斑点是最好的伪装，很难被发现，到天黑便跳下树来觅食。主仆四人腰挎藏刀、手拿明火枪，边走边吆喝想惊动豹子，喊声震荡山谷，却不见豹子踪影。单戈累了，在一块大青石上盘腿坐下。罗追仍站着，似乎听到响动，寻声望去，发现大柏树丫上掉下一根豹子尾巴——金钱豹正伏在上面，亮眼如灯。

罗追急忙举枪，枪响的瞬间豹子一跃而下，罗追闪身躲过，豹子朝前一扑把头人掀倒在地。单戈就势抱住豹子，用脑袋死死抵住它的脖颈，双手箍着豹腰躲避撕咬。罗追急中生智用枪管直戳豹子眼睛，豹子痛叫一声，翻滚在地。单戈仍未松手，豹子被箍住，四脚乱蹬，使不上劲。罗追拔出腰刀猛地刺进豹子口中，刀尖竟从金钱豹后颈穿出。豹子痛嚎不已，爪子在罗追脸上划了一下，头人则被甩到一丈开外。那野物翻倒在地，口鼻流血，抽搐几下便咽了气。

单戈瘫在地上，脸上身上满是鲜血，不省人事。随从把老爷背回官寨，太太见状呼天抢地、嚎啕大哭。16岁的泽仁旺姆找来熏香点上，命侍女给父亲洗脸更衣。侍女发现老爷身上竟无一处伤口，沾的全是豹子血。郎中赶来，摸摸脉象说：“不碍事，土司老爷只是受了惊吓，吃一剂药就好了。”

次日上午，老爷醒来，太太给他喂药，告知昨天的事。他随手一推，药碗打翻在地，厉声呵斥：“胡扯，什么受了惊吓！我是累了，睡了一觉。”

单戈下狠心花700个大洋买了两支驳壳枪，自己一支，给罗追一支。还赏他一件羊皮藏袍，襟领、袖口、下摆全用金钱豹皮镶边。罗追右脸上那道弯月形伤疤，成了他舍身救主的光荣标记，时不时用手抚摸着，彰显它的存在。

在少女旺姆心中，罗追不再是约波，而是了不起的英雄。从此跟着他玩驳壳枪，在山林野地使刀弄棍练拳骑马，没多久便成了情人。从小被娇纵惯了的泽仁旺姆出嫁时，向父亲要两件“陪奁”——驳壳枪和罗追，单戈慨然应允。于是罗追陪嫁到雅卓，成为她的贴身护卫。

自从木汝扎坝联姻，木汝“公主”旺姆和木汝娃罗追进入雅卓部落，纯善如羊的扎巴人像着了魔，一下子变成虎狼。当外敌侵凌，扎巴娃便拿起刀枪集合数十百骑保卫村寨，木汝寨也立即驰援，别的部落和土匪强盗再也不敢轻易来犯。每次杀敌，罗追总是骑着大青马，手持驳壳枪，身先士卒，呼啸出击。当凯旋归来，得到本布的赏赐。

第二次，是奋不顾身从战场上救回身负重伤的丹增。丹增去道孚投奔诺那，被红军打败逃回扎坝。去年三月初又带人去泰宁，加入龙灯坝头人降措扎西的武装，拦截红军南下。红军军号一吹，大炮一轰，这群乌合之众便丢盔卸甲各自逃命。丹增高喊：“刀枪不入，不准退！”一颗炮弹飞来，左腿被弹片击中，鲜血往靴子里灌。他旁边一个龙灯坝团丁被炸断腿，血肉模糊，伙伴们围着嗷嗷喊叫，都怕玷污嘎乌，不愿上前救助。按习俗，身上的嘎乌不能沾血，被血污弄脏就得不到神灵护佑。

突然一声唿哨，罗追冲过来，把嘎乌衔在嘴里，背起丹增一口气跑了十里路，直到听不见枪炮响才停下脚。回到巴里天已大亮，贡布用剪刀剪开丹增的靴统才脱下靴子，血积了半拃高，脚都泡黑了，虽落下瘸疾却捡回了一条性命。

罗追尽管为主子立下汗马功劳，但终究是娃子，没资格参加康定跑马山的射击比赛。他多次梦见在赛场用驳壳枪打靶，枪枪射中靶心，可刚走上领奖台，却无端地被惊醒，让他倍感郁闷。

降措出生在木汝一户很穷很穷的牧民家。草场虽属部落公有，但单戈热登每年分配草场，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，再以亲疏关系分配，最差的给降措。牲口吃不饱，掉膘，病的病、死的死，很快家境败落，只好去给头人放牛牧马。

降措从小与马打交道，爱马成痴，既是慧眼伯乐又是天才骑手。他的才干，他的祸福，他的整个命运都和马联系在一起。

十二年前，他因有枣红神马和高超的骑术获得了康定跑马山赛马第一名，名扬康巴；事隔两年，落难成为放马娃子；五年后，又因宝马踏雪乌骓而家破人亡，沦落为盗。

就是那匹在跑马山夺标的枣红母马，生下了一匹黑马驹，通体皮毛如黑缎般油光闪亮，仅四蹄毛白如雪——这不就是传说中号称日行千里、能耐苦寒的名马踏雪乌骓吗？听说唱艺人讲，三国猛将张飞的坐骑是踏雪乌骓，隋末唐初名将尉迟恭的座驾叫踏雪乌骓，他也给这匹黑马取名踏雪乌骓。

降措头一次骑踏雪乌骓，它乱蹦乱跳，撅着屁股狂颠猛簸。他双手抱住马脖子，随它腾跃起伏，颠扑撼顿，都没被摔下来。黑马突然前脚一跪就地打滚，降措一个鹞子翻身轻轻跳落地下。它突然人立而起举起前蹄扑来，降措一闪让过，待它前蹄落地又倏地骑了上去。乌骓浑身颤抖，昂起头一声嘶叫，箭一般射了出去，跑了半里地陡然停步，想把他摔下来。降措却纹丝不动，像钉在马背上，从袖筒取出鞭子朝马屁股使劲一抽，黑马怒不可遏，长嘶一声，撒开四蹄向前冲，跨沟越坎一路狂奔，犹如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背上宿命的重负，倔强地要同命运较劲。降措双腿紧夹马肚，与乌骓合为一体，一起飞奔腾挪，穿云破雾，山呼海啸般在草原上驰骋。

终于，黑马放慢脚步慢慢停下来，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淋，浑身如水洗般油光闪亮。降措跳下马背，从怀里掏出糌粑袋抓糌粑喂它，一把又一把，直到舔得干干净净。降措累得精疲力竭，摊开四肢躺在草地上。高原的阳光金灿灿明晃晃，他笑眯了眼。踏雪乌骓就在身边，喷着鼻息，静静啃着青草。

他似乎打了个盹，坐起身来，见黑马已踱到雪山下摩竭海子边了，把两手食指并排含在嘴里，打了一个唿哨，啸得好飘，在最高处突然收煞，犹如雨夜闪电，冲天一窜就干净利落地打住。踏雪乌骓听见哨音，迈着轻快的步子跑了过来。从此，只要听见降措的唿哨，便会立即朝他奔去。

当天夜里，踏雪乌骓不见了。次日，单戈热登得到禀报，认定是降措偷了宝马，命奴仆把他绑在官寨大门外的木桩上鞭打。木汝娃本以劫杀为事业，但对偷盗深恶痛绝，降措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半夜，妻子悄悄把他背回家。第三天，管家带土兵砸了降措家的帐篷、锅碗，将他们逐出部落。妻子背着幼小的儿子扶着降措逃离木汝，住进嘎山一个岩洞。

第四天，牛场牧人从海子边找回踏雪乌骓，单戈热登非常高兴，骑着黑马四处招摇。降措孤独无助，成天默默祈福。

半月后，木汝官寨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。傍晚，养马家奴溜马回来，正给黑马添草料，忽然大门外响起一声清脆尖厉的唿哨，飘飘的，响彻云霄。踏雪乌骓竖起耳朵，咳咳长嘶，陡地撞向牲口棚拴马的横木，挣断缰绳，发疯般朝大门奔去。家奴去拖缰绳，被摔了个趔趄。守门的枪差看到一匹疯马冲来，哪敢阻拦，眼睁睁看着它消逝在夜色里。单戈热登派人打起火把连夜搜寻，找到雪山海子边也没看见黑马的踪迹。

接着，头人家少了两只羊，隔几天牛场又丢了一头牛……木汝头人大怒：“抓住这个偷马贼，我要剜他的眼睛剁他的双手！”有人看见降措骑着黑马往来于泰宁、道孚间的茶马道上，估计他老婆儿子就藏在附近的嘎山。单戈热登安排土兵在驿道路口蹲坑守候，并送信叫丹增派人一起搜查嘎山所有山崖山洞。

一天，帕卓带人在嘎山垭口埋伏，降措赶马驮着粮食走来，被逮了个正着，踏雪乌骓却挣脱逃逸。降措被绑到官寨，单戈亲自执刑，打到五十鞭，他已体无完肤。头人喝道：“要活命，赶紧去把宝马找回来！”降措担心挨饿的妻儿，答应找马。管家、土兵押着他满山遍野找寻，不见黑马踪迹。正巧遇上“十三兄弟”，他们刚洗劫了一支驮队，返回时与木汝土兵遭遇。土匪以为是来追剿他们的，先行开枪，木汝娃抱头鼠窜，降措获救。

匪首尤班长得知他就是当年飞马夺魁的骑手降措，留他落草，坐第二把交椅。降措不愿同这些川军逃兵搅在一块，借口家里有老婆孩子，不能从命。尤龅牙也不勉强，临别时送了一袋大米。

降措来到摩竭海子，一声唿哨，便找回踏雪乌骓，驮着大米高高兴兴回到岩洞。他走进自己的“家”，发现妻子和五岁的儿子都倒在血泊里，浑身爬满蛆虫。后来听说是罗追带人搜山，认定是他干的，从此结仇。

降措走投无路，投奔了十三兄弟。从此，死心塌地干起抢劫营生，协助尤龅牙杀人越货，横行于道孚、泰宁一带，成为康北著名的土匪头子。更因木汝头人的妖魔化和一般民众的添油加醋，降措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冷酷恶魔。大人吓唬小孩，只要一说“降措来了”，无不悄没声息、乖乖听话。

罗追和降措，一个是忠仆义奴，一个是响马盗贼，二人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道。

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）

